

# 父亲的麦田

■张翼则

1977年冬,随着一声啼哭传来,三奶奶跑到东屋告诉爷爷,奶奶生了,是个小子。

从高祖父开始,我们家三代务农,到了父亲出生的时候,爷爷奶奶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忠实的农民。农民,靠天吃饭,依粮为生。父亲出生时,家里已经有我大伯一个儿子,全家上下靠爷爷奶奶的六亩地生活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,父亲到了上学的年纪。爷爷奶奶还是鸡鸣而行,载月而归,顾不上大伯和父亲的学习。大伯和父亲争气,学习名列前茅,没让爷爷奶奶操一点心。大伯上初二的时候,已经察觉到,爷爷奶奶供两个儿子上学,有些吃力了。

大伯在初二那年,不顾老师和同学的挽留,毅然背起书包报了学。这时的父亲上六年级。那年夏天,父亲升初中,正赶上爷爷的麦子待收。爷爷的地在运河河沿上,太阳下面,金黄色的麦浪随风飘荡,卷起浪花洒进运河里,河水是金灿灿的一片。大伯放下行囊,手里拿着镰刀,一捆一捆收着麦子。

往年收麦子,各家的好小伙子争相竞赛,打成一片。今年不同往年,大伯一个人低头收麦,父亲紧随其后。收完了两亩地,大伯直起腰来,父亲也停下了刷刷的镰刀。大伯看一眼河对岸上的荒原,远方的烟囱向上冒出蒸腾的烟雾。现代工

业文明的步伐已经迈向了村落。

大伯回头拍拍我父亲的脑袋说:“你好好上学,给爸妈争光。”“你干什么去呀?哥。”大伯背起行囊,说:“我出去挣钱,到时候供你上大学。”大伯走了,走向河对岸。

父亲望向麦田,金黄的麦子风中飘摇,一颗颗饱满的麦粒,像是一个个精彩的未来,等待着与父亲的相遇。

1993年,父亲以全乡第一的成绩去了中专。当时老师极力推荐父亲去市里上高中,父亲以中专好就业为由谢绝了老师的请求。父亲知道,上完高中,再上大学,几年下来,对爷爷奶奶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。他想早点走出村子,找一份好工作,让爷爷奶奶过上好日子。

父亲在中专刻苦学习。那段日子,赶上爷爷地里收成不好,经济来源进一步缩减。父亲看出爷爷皱眉下的端倪,无声的沉寂笼罩着小小庭院。父亲屡次减少回家的次数,甚至是节假日,也尽量待在学校,一是为了减少路程奔波的开销,二是把自己埋在书本里,也能够减少身外之物带来的诱惑与煎熬。

1997年夏天,父亲中专毕业。又到了麦熟的季节。鸡还没打鸣,父亲就冲了出去,冲到河沿上,冲到麦田里,看着远方的荒原。荒原上有一条通向对岸的小径。父亲注视着远方,18年来他从未走出这里,每一个夏天他都是在这麦田陪

伴下度过。父亲见证了这块麦田的春耕秋息,而一轮轮麦收也记录了父亲成长的足迹。

2008年夏天,父亲抱着我。我那时3岁,看着眼前金灿灿的河流闪闪发光。金黄色的麦田像地毯一样。父亲已经成了一名自豪而光荣的共产党员。他看着远方的荒原,那里早已建成一片风景秀丽、林荫翳翳的公园。我低头看向面前的麦子,麦穗颗颗饱满,麦芒挺向天空,直插一朵柔软的白云。金色的太阳照耀着父亲的脸庞,给他抹上一层硬硬的黄,像铜铸的一样。

父亲和我说,今天咱们收麦子。他挽起裤腿,手持镰刀,就像是18年前的那个少年一样,一行一行,一捆一捆,在金色的麦海里遨游。我回头,跑向麦田的边缘,在那里,爷爷奶奶躺在两个摇椅上。爷爷向我张开双手,我扑向爷爷的怀里。奶奶的眼睛注视着远方割着麦子的父亲,容貌安详而温和,一眨眼,一滴泪水自眼角滑落,在光的映射下,好像变成彩色,像彩虹一样。

目视前方,父亲一个人的身影在麦浪里挥毫。这是父亲的麦田,是父亲成长的时光机,是上天赐予老百姓的日历,是农民幸福的基石,更是乡下每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,永远热爱着的最深厚的土地。

## 烟火人间

## 成长路标

# 书法助梦圆

■张艺缤

书法艺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学习书法不仅可以提高艺术修养,也使自己做事也更加严谨,并且圆了上名校的梦想。

我是沧州一中的一名高中生。当初,我和父母做出走艺考道路的选择,被很多人所不理解。在高二的时候,我通过分班测试进入学校的理科北大班。学校老师们都认为我能考上不错的大学,而且在理科北大班走艺术道路的更是少之又少。班上多数同学和老师并不了解艺考,所以对我的选择感到十分诧异。

但是,我很清楚,仅凭我的文化分数离知名院校还是有距离的。后来,听了几节书法课,我发现自己对书法专业产生了一些兴趣。

于是,在与家人反复沟通和商讨下,我选择了书法艺考道路,进入了辰逸书院,开启了梦想的征程。

读高二之前,我并没有接触过书法专业,属于零基础,面对诸多复读生和有基础的考生,我并不确定能否突出“重围”。

但我并没有气馁,而是不断努力。教我书法的老师曾告诉我,“书法虽然是书写技艺,但它流露出的气韵,可以表达作者的个人情感和精神状态,具有‘无言的诗,无行的舞,无图的画,无声的乐’之美誉”。

细细琢磨书法的内涵,我越来越有学习兴趣,常常独自练到深夜。这期间,我进步很大。可是,在距离省联考还有两三月时,我的专业依然有很大短板,兴致也没有刚开始时那么高了,成绩也有所下滑。那段时间,我内心格外着急。

对于我的情况,老师们并没有放弃,不仅时常关注我的状态,还帮我制订完备的学习计划。

老师们说,练习书法,要融合音乐、舞蹈、建筑、雕塑、诗歌、绘画等于一体,那样,书法所展现出的意境才能更为宽广和自由。

在老师们的悉心辅导和启发下,我的书法有所进步,再次激起了我的学习热情。在最后的两个月中,每天坚持加练、改错,最终在联考中获得了很好成绩。

联考过后,我回到学校冲刺文化课。和预测不同的是,我的成绩并未退步很多,在高考中,我发挥超常,考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。

正如老师说的,书法能从深处熏陶人、感化人,从而帮助人塑造出美的精神品质,进而形成严谨的做事之风。

正是书法艺考,给了我更好的机会和更高的追求。捧着中央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不得不说,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当初的学习书法选择。

看着自己的作品,一笔一划无不浸润着老师的鼓励和自己的汗水。书法的神韵不仅启发着我的想象力,同时,让我更加用心、用智学习、做事。

投稿邮箱: czwbsw@sina.com  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## 花开诗旅

# 一地青绿

■姚凤霞

七月,最入眼的  
是那漫注齐腰  
或是高过头顶的玉米  
主打了这个季节的旋律

少有人走动的田埂上  
长满杂草。不断地开花,结籽  
以生命的另一种方式存在

其实,我更愿是一株  
行走的朴实芦苇  
有春的柔韧,夏的葱茏  
更有满头芦花昂扬的从容  
不畏白雪遮望眼的骨气

七月,注定一地青绿  
满眼碧波涌动  
随时都可以,把自己放进去  
融入无边的绿里

## 知了声声

■毕侠

早上上班时,路过一家店铺,里面正播放着罗大佑的《童年》:池塘边的榕树上,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……我一边骑车,一边跟着哼唱,没走多远,就听到绿化带旁边的树丛中传来一阵知了叫声。我顿时便想起童年时捉知了的往事。

那时候,农村的池塘边都是树,每到炎热的夏天,知了就会扯着嗓子叫。调皮的孩子们,循着这叫声,蹑手蹑脚地凑近知了,伸出小手,慢慢靠近,快速地捂上去……捂住知了的孩子,喜上眉梢;捂不住,眼睛就跟着知了飞起的方向跑,一直到知了停下来,趴到另一棵树上,便也悄悄地跟过去。不过,挪了地方的知了一般都会趴在我们这群熊孩子够不到的地方。

二毛是孩子头,他除了不爱学习,玩的方面是样样都很有天赋。这时,他指挥着让三娃去找根竹竿,喊小明回家拿个塑料袋,他自己则折断了一根柳条,穿过塑料袋口,用麻绳绑在竹竿上。准备就绪后,二毛举起竹竿对准趴在高高的树干上歌唱的知了罩过去。知了察觉到动静的时候,想要飞走,没料到正好一头钻进袋子里。二毛咧开嘴得意地笑了,小伙伴们也都跟着高兴得又蹦又跳。

自制的“知了套”虽好,但只适用于树干的位置,遇到有树叶的地方可就不行了。刚碰到树叶,知了就飞了。这时候,二毛又拿了一根长竹竿过来,竹竿顶端还缠了一块面团。他把竹竿缓缓地伸进树叶

## 念念不忘



的缝隙,一个大知了就被黏住了。小伙伴看到这场景,又纷纷欢呼雀跃起来,对二毛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

晌午时,我们一直等到各家的娘扯着嗓子喊我们回家吃饭,才各自收拾家伙,提着战利品回去。我们约好,吃过饭就到二毛家里品尝“大餐”。二毛的父母不在家,他跟着奶奶住。二毛的奶奶和蔼可亲,更重要的是,他奶奶“红烧知了”的手艺真是好极了。

一晃很多年过去,童年的小伙伴们大都各奔东西,只有老人们还守在家乡。以后的农村会不会和城里一样,只有绿化带里才会听到知了的叫声?或许也不会有捉知了的少年了吧。

### 【三伏天】

一轮烈日烧在天空,连一片云也看不到,风完全消失不见,地上好像着了火,树木没精打采地站着。空气热烘烘的,人一动就浑身直冒汗。小鸟不知躲到了哪里。青草都垂着头。黄狗热得吐出舌头,不停地喘气。蝉儿不住地在树上叫着。  
——苏作成

### 【一口家乡酒】

作为好酒之人,回到老家后,我最想喝的是乡亲们自酿的酒。但又最怕喝这种酒,不是酒的本身,而是喝酒时的那种氛围、那份情意,实在喝不下去的时候,为了一句感动的、温暖的话或问候与祝福,必须得毫不犹豫地喝下去——酒味在喉中,情意在我心中。  
——甘武进

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### 【寻觅】

童年的夏天满眼都是绿色,各种各样的植物叶子构成了这个世界的背景色。还有各种虫子的鸣叫,更确切地说是各种虫子震动翅膀的声音。我总是被各种清脆且纯粹的声音吸引,循声一路走过去,那个声音就消失了。我和它们耗一会儿,听不到响动就寻着下一个声音而去。  
——王旭